

南史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七

李延壽

孔靖

孫琇之

琇之曾孫

孔琳之

孫覲

殷景仁

從祖弟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

同故以字稱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閭散騎常侍

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

隆安五年被起為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

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臥有神人衣

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遽而適見
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
於是曲意禮接贍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
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義季恭以山陰路遠
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口圖之帝
亦以爲然時虞嘯父爲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
司馬不得乃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會
稽內史使齎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
舟夜還至卽叩扉入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

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日乃
移季恭到任釐整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境內肅
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
言項羽神爲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
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
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脩飾學校督課誦習十
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
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武帝北伐
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

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夢以爲贈子靈符位丹楊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又于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菓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荅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慤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績脩理廢

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搆遣使鞭殺之二子湛之深之于都賜死明帝卽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弃市謀殺夫之父母亦弃市會赦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于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

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况乃人事故
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
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
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
恨情不在吳原歿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
吳可弃市靈符弟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
琇之有吏能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
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
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

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
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姜二千
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出監吳
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防備諸蕃
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
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
晉熙琇之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
之不從遂不食而歿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
公郎臻子幼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幼

孫子奐

奐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戶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建鄴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

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爲左西掾梁元帝於荊州卽位徵奐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

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奐陳武帝作相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奐建康令武帝尅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 自宋齊以來爲大郡雖

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卽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氊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爲煩陳文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奐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

南史及傳卷十七
除御史中丞尋爲主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
事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帝疾篤與與宣
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
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與等曰今三方鼎峙
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
此意與乃流涕歔歔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
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廢立之
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卿乃用與
爲太子詹事廢帝卽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出爲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
宣帝卽位爲始興王長史與在職清儉多所規
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
問大建六年爲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
北邊尅復淮泗封賞敘用紛紜重疊與應接引
進門無停賓加以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
衣冠縉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托雖儲副
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
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袞章本

南史列傳卷十七
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那
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與曰臣之
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
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與與曰江有潘陸之
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
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與乃奏曰
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
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
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

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
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
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總爲詹事由是忤
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與與不從及左
僕射陸縉遷職宣帝欲用與代縉已草詔訖後
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
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
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安
紹薪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太子洗馬

鄱陽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羣晉御史中丞祖沈丞相掾父厥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律能彈碁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爲太尉以爲西閣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旣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

實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

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
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不
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淳而事
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
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
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
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
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
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

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六荒已後罹法更多
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
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
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
矣降歿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蓄其產
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
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
惡原至于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附悅而琳之
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楊州中

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
宜脩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
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
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
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奕
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
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
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
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

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
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
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
卑何嫌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乖其準
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
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卽用
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
失然後乃鑄則仰禔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
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

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
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
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
游費寔爲人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
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
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單
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之
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
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

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
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
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使
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
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
肅莫敢犯禁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
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
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中從事邈子
覲

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
好讀書早知名歷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
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
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
吏部尚書顏竣奏以覲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
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
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
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二
人心豈可變邪旣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

不異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
祕書監廷尉卿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
糾原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
內史性使酒杖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
所陵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
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
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
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
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

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旣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覲代之衣冠

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覲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陽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覲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

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
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明帝
卽位名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
右軍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
都水使者孔瓌入東慰勞瓌至說覲以廢帝侈
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
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尅
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瓌二子淹玄
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叛東歸

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通
建鄴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爲山
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
從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度浙江琛遂據
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
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旣東明帝卽以代
延熙爲義興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
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
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

討諸軍時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破罔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

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卽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瓘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瀉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嶠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瓘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

南史列傳卷十七
六
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
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閣外臨歿求酒曰此是平
生所好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吳喜歸罪喜
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十七人餘
皆原宥覲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
丘陵覲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
尅覲弟道存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
子勛建偽號以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

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
之量司徒王謚見而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
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爲文而敏有思
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
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
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
卽位補侍中累表辭讓優詔申其請以爲黃門
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卽位委遇彌厚俄遷侍
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爲

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
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
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中
領軍侍中如故文帝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
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
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爲漢氏推恩
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茂如懼非盛明所宜
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
所慎體至公者懸爵賞于無私奉天統者每屈

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上從之丁
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
遣中書舍人周赳與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
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
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
王華王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
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意甚
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
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

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

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旣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

南史列傳卷十七
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日卒或云
見劉湛爲崇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
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幼而
不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
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
便有病更無橫疾恒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
散騎常侍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晉太常父穆以
和謹致稱自五兵尚書爲宋武帝相國左長史

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
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
黃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
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舍在祕書
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
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
共食孚羹盡勗云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
孚徐輟筯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爲順帝撫
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袁粲褚彥回並

南史及傳卷十七
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畢。景王儉爲丹
楊尹，引爲郡丞。袁昂先拜祕書丞，求臻爲到省
表。臻答曰：「何不見倩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爲作。」
歷位太子洗馬。淳弟冲字希遠，位御史中丞，有
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卽淳女，而冲
在東宮，爲郤所知識。遇郤殺立，以爲司隸校尉。冲
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爲劭
盡力。建鄴平，賜歿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
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又以文章見知。

論曰：季恭命偶興，玉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
每存謙挹。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
貞素之風，不踐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
也直。」休文行己之度，可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達
變通之道。覬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聽言
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
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爲重，美
矣乎。

夫乎

遂天壽之盜卒延宗曰言與情分外無

傾計與廷壽之敵矣若景公處大之計者

變風之直體詩集之增亦曰一胡之身而

也直木文行已之適何難故之極之二

負素衣之風不翅無善之故易曰王

每子精於學大計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七

如崇節而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八

人內令

李延壽

褚裕之

弟淡之

裕之兄子湛之

湛之子子彥回

彥回

彥回子

質

彥回弟

澄

從父弟

焜

焜子

濛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哀之曾孫

也祖歆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

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

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

萬曆十八年

南史及傳卷十一

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
右司馬晉恭帝卽位爲祠部尚書宋受命徙太
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
官爲宋武帝車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
卿左衛將軍宋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
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
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
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
自煮食於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

之兄弟視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
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
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
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
佛佛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
二年富陽孫氏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
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謀以告淡之淡
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
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

樹置遙以鄧令司馬文宣爲征西大將軍建旗
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
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
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
侍謝苓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
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
士並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王陳願郡議曹
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
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

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恭欺合力
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裕之名與
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
帝車騎參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
兵加建威將軍從征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
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板行廣州刺史
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廣營
貨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
親舊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大尉諮

議參軍相國右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將軍武
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封番禺縣
男尋加散騎常侍永初四年出爲雍州刺史領
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
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
暖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真長公主位太宰參
軍亦早卒暖子績位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績
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
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

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仕齊爲溧陽令
在縣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
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
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
球也後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事中
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
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
武帝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
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文帝所

知歷顯位爲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
衛將軍左戶尚書丹楊尹元凶殺逆以爲吏部
尚書復出爲丹楊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劬
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
息彥回澄登輕舟南奔彥回始生一男爲劬所
殺孝武卽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
書令丹楊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
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子彥回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

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爲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
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亡危也
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之有一牛至所愛
無故墮聽事前井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之郡
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彥
回遇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令人見此門生慙而
去不敢復還後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
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
祕書丞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唯取書數

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
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
何患無物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
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
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
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
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
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
帝卽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

餅金因求請問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
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
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
時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蕃與彥回以風素相善
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
中領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
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
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
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

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
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祭坐撫節而歎曰以
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
僖人常珍奇與薛安都爲逆降叛非一後又求
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
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珍奇尋又叛彥回後爲
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
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
使著黃羅襪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寘此

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
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
美物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爲不可
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爲
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晨昏
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
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
同見託而意在彥回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
百姓賴之旣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

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暮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彥回初爲丹陽與從弟焯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指高帝車謂焯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旣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兖州高帝固讓

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粲荅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劔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游

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
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暮祭禮及表解職並
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
世事祭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
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
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
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
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

入殿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
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
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勉無使竹
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
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
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
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
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彥回謀
議彥回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

耳高帝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
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
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
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
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
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
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
官者從軍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
乃止三年七月帝親嘗酎盛暑欲夜出彥回與

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以來不夜入廟
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朝廷
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
宴集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
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彥回斂板曰陛
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
知公爲朱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在東
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
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爛甚逼左右驚擾彥回

神色怡然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
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
生高帝崩遺詔以爲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
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爲見
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
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
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
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
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

別有策卽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
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彥回班
劔爲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
篤病夢人以十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
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熒惑相係犯上
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司空
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夢年四十八家
無餘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祕器時司空掾
屬以彥回未拜疑應爲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

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彥回旣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劔爲六十人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

彥回始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主埏塋暫居宜增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羨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

間知非故處大怒不肯復飲食內外閣悉釘塞
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謝瀹聞其弊往
候之排閣不可開以杵搥破進見賁曰事之不
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
者君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
名之可慕但願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
未達余趣移尸徙殯失吾素心更以此爲恨耳
永明七年卒

公夫人

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

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秦位太子
詹事度支尚書領前軍將軍永元元年卒太常
謚穆子秦子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
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長兼
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
所瞻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翔
翔字世舉起家祕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
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
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卽

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友文學加正
王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在
政潔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
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
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
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
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遷侍中
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
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

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
爲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
側室郭氏生彥回後尚吳郡主生澄彥回事主
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彥回爲嫡澄尚宋文
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
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
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
衆醫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

食白瀹雞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
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暴之動開看是雞雛
羽翅爪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
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
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戶
尚書彥回夢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
帝所賜彥回白貂坐褥壞作裘及襪又贖彥回
介幘犀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為御
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

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為東昏皇后永元元
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焯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鄱陽太守焯
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為成安郡還以
一目眇名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
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焯焯問曰司空今日何在
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焯正色曰不知汝
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
徒賓客滿座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被猖

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歿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輅車給之焯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焯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帝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可笑坐者莫荅

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江敷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齊臺建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至大官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

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
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
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為質表自陳解
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
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謚
貞子子澧

澧字士洋仕梁為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
員郎烏程令兄游亡棄縣還為太尉屬延陵令
中書侍郎太子率更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

議參軍卒澧之為縣令清慎可紀好學解音律
重賓客雅為湘東王所親愛澧子蒙位太子舍
人蒙子玠

玠字溫理九歲而孤為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
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
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訓義典實不尚淫靡陳
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遷中書侍郎
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污免宣
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

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鑠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敕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

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茲吏局躋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所製

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
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
時譽早集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
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也焯貞勁之性炫廉勝之
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
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八

列傳第十九

南史二十九

李

延壽

撰

蔡廓

子興宗
約弟

孫約
曾孫疑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
祖系撫軍長史父繼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
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為宋武帝太尉參
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撓閑素為武帝所知載遷
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
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鞠獄不

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
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便
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從之世子
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准之坐不
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
百寮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
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
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爲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爲
豫章太守徵爲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

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
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
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
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
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
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
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
百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
進路詣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

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
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至已
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賣
惡於人及文帝卽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
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
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
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
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時歲皆
東帶詣明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

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
從武帝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荅書曰知
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爲給
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
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
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
人游故以興宗爲之名以興宗爲之字年十歲
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

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爲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

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荅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

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
自收殮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
爾觸網興宗抗言答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
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
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鑱付寧州親戚故人
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
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爲廷尉卿有解士先
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歿子令
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

首身今尚存累經肆責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
相爲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有
合關見從出爲東陽太守後爲左戶尚書轉掌
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
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媠
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
常免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
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名每至
官賭常在勝明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

末前廢帝卽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爲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榮陽王卽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歲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

但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

南史列傳卷十九
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
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多被
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
莊等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
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
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軍常侍如故殷恒爲
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衛興宗
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
復奪常侍則頓爲降賤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

宜裁抑今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
安都義恭曰若宮官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
中那得爲黃門而已興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
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又領
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
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旣而中旨以安都爲右衛
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爲
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海太守又不拜苦求
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失詔付外

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
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
猷於是除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
莫不嗟駭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爲妾姿
貌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
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由師
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旣不欲以徙大臣爲名
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
尚之被繫義恭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爲臨海王

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
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顓爲雍州刺史固勸興
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
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行事顓在襄沔地勝
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
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
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踈未容有
患宮省內外旣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若內
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

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
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
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
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
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
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
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
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擣之
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

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
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報國始終以之正當委
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
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
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
消息若一人倡首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
統戍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
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
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

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
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
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
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
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
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
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
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與宗故郡人
也爲玄謨所信使至與宗問興宗謂曰領軍比

口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
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
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
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爲帝所寵信專統
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敷宅興宗乘馬
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
閑道隆深達此音指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
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
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

南史列傳卷之九
十
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
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
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
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
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口興宗謂尚
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
使喪禮粗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
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
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

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
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
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書右僕射
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
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筭
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
旣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
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褚圻平函
送袁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潛然

流涕上不悅事卒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而許之封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爲逆遣輔國將軍劉劬攻圍之四方旣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爲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旣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今直使中書爲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欵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

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名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爲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爲逆轉

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即舍子息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牟玄保爲吳郡行之久不復脩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

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

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脩父友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杖敬玉了無忤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善著此敬玉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

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顓始生子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顓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已

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
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顛又
禍敗彖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
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
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泰豫元年卒年五
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子順固辭
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
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
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

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
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風位太尉從事
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
尉仕齊累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
年八月合朔約旣武冠解劔於省眠至下鼓不
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
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爲近蕃上
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

臣亦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爲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江祐曰蔡氏是禮度之間故自可悅祐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弟搏

搏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齊末多

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吳興太守初搏在臨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孫訴搏判還本主吳能爲巫出入搏內以金釧賂搏妾遂改判與吳元孫搗登聞鼓訟之爲有司劾時搏已去郡雖不坐而常以爲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

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
時帝將爲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袁昂曰當
今貞素簡勝唯有蔡搏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
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
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
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
之搏堅守不動命衆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
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
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

少搏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
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衛將軍搏風骨梗
正氣調英疑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
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
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搏正色俯身拾牒起
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事旣是所知而
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搏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
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
解帝尋悔取事爲畫帝嘗設大臣麤搏在坐帝

頻呼姓名搏竟不答食麩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慚色性甚疑厲善自居適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謚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史彥

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天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廡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

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蕭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追還後主嗣位爲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疑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爲疑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疑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興宗出內所踐不隕家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疑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也

列傳第十九

南史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六 南史三十

李延壽

何尚之

子偃

偃弟子求

孫戢

求弟點

點弟胤

尚之弟子昌寓

胤從弟炯

昌寓子敬容

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潯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

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

沛郡劉瓛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

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

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

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以此
爲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
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
市睦旣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尚書議曰設
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闔門應刑
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
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
送解腕求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
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

潔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携蒲及長折節蹈道以
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
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
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
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
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叅軍義真與司徒徐羨之
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
不納義真被廢入爲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
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

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斌爲丹楊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

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楊乃徙尚之爲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

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

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爲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爲尚書令

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卽羊玄保孟卽孟覬尚之旣任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真隱傳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劬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卽位

復爲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爲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爲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

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
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
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
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
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
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
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
人並短小尚之常謂延之爲狻延之目尚之爲
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路人云吾二人誰似

猴路人指尚之爲似延之喜笑路人曰彼似猴
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
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咲曰
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
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
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執衡
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旣以此致怨亦
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夢年七十九贈
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
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
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
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卽位任遇無改歷位
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爲宜重農
卹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
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
驍騎將軍親遇隆宓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
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

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
甚歡竣旣任遇隆宓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
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
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悸病意
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旣深備
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
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
戢

戢字惠景遷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

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申懽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累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資重欲加

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少迺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爲奢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出爲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

先皆能盡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
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為鬱林王后父
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
元嘉末為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楊郡丞
清退無嗜慾後為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
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隱居波若寺
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哀除
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

外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武丘山
齊永明四年拜太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
有風疾無故害求母工氏坐法死求兄弟以此
無宦情求弟點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
家禍欲絕昏宦尚之強為娶琅邪王氏禮畢將
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明目秀眉
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羣書
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

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
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踦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
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
隱士弟胤爲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
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郡武丘山求
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泰始
未徵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
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德
璋爲莫逆友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

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貞冢點植花於
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桑門
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
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旣世族儉亦國
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
可見乃止豫章王疑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
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
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
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盃徐

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為淳德所感性通悅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昏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邁荒淫點亦病之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惠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裙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

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景平後東昏大怒欲
誅之王瑩爲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茹法珍曰
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
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
舊賜以鹿皮巾等并名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
園帝贈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爲侍中將帝
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
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卒詔
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
憂毀若成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
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
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
也唯瓛與汝南周顥深器異之仕齊爲建安太
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
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
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
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

士二十人佐胤撰錄後以國子祭酒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爲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爲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

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爲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

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
陳三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
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
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
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
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
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
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
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

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
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
知朓已應名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
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
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
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
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朓俱前代高
士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
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

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當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卽林成授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謂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下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

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

參軍鍾嶸

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

八山與胤

別胤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

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歿日胤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爐奩并函書云貧道發目揚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

大莊嚴論世中未有訪之香爐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

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恰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旣而疾困不復瘳初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申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渾沌

之奇獷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
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
厨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吮議大怒汝南周
顥與胤書勸令食菜曰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
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
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
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
之慘行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
於晨晝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

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
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
使人多媿丈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起耳故
胤末年遂絕血味胤注百論十二門論各一卷
註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
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
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擢太中大夫炯年十
五從胤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白皙美容貌

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又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爲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寓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

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爲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漼然下泣自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

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
爲湘東太守還爲齊高帝驃騎功曹昌寓在郡
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寃又與
司空褚彥回書極言之彥回嘉其義歷位中書
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
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爲荊州以昌寓爲西中郎
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踐阼先使裴
叔業往密勅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
國家委身以六尺之孤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

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行事吾自有啓聞須
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恐非佳事
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君不能
見殺 有汧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業不
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
後爲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
君是誰後荅曰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
坐客曰遙遙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
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

南史列傳卷二十一
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
馬都尉梁天監中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
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
出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
四年政爲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
復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
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
浣衣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

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鮮
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或暑月
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爲尚書右僕
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楊尹並參掌大選如
故敬容接對賓朋言詞若訥訓荅二宮則音韻
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
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荅敬容獨曰
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改爲
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晉魏

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
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
學術通包苴餉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
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恠爲時
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
爲二陸俚戲之曰公家苟旣奇大父亦不小敬
容遂不能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諷日至嘗有
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
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

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太廟
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
孝悌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
夢上極然之便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
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
河東王譽爲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經屬
事不行因此卽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
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
免職到溉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

此初沙門釋寶誌嘗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召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中太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譁如昔異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

言裁至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豐而求親者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願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觖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

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若侯之
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
翟公之大署異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
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
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
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
惟士貞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
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
尚有異也僕東臯鄙人八穴幸無銜竇耻天下

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
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
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渦陽退
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
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
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
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
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頻於玄圃自講老莊
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

攷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卒於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

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卽命紙筆名曰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秘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乎洗閣取譏皮冠獲誚真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

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皙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宋二家共此。

列傳第二十一 奉天會書錄 南史三十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一 不總之華

李延壽 天賦金撰

張裕

子永岱

岱兄子緒

緒子完

率弟盾

環弟稷

環子率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

以字稱。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

父邨，侍御史。度支尚書吳國內史。茂度任為宋

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遷別駕。武帝西

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都督。

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
嘉元年爲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
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
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弟邵時爲
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卽故不加罪
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
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
矣後爲都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

山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
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恭子
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
時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
居顏談義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
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床坐聽辭義
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
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
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

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
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
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
尚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修撰徙永
爲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
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
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善
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

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
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
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
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
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
碻礮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衆永卽夜撤圍
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歿敗塗
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
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

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弒立起永爲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改永爲冀州刺史加都督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勸之使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効平勃亡私之美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

領中兵孝武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上謂曰卿旣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寃人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荅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卽位爲青冀二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尅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

之加都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爲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郎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童阮須何達之等

竊其權賊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卽位爲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王師出爲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棊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卽日命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

既反唱言臺城陷水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
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爲吳
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
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
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
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
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
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

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
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兗
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
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
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
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
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黃
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
焉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兼資

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恕爲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

臣門之恥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宜升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爲吳郡太守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卽位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後改易如此十

數年謚曰貞子。中書省郎中。嘗與陳暹。同爲御史。暹嘗與緒少。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太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復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爲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

遷僧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
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
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
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爲則先是
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
以爲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
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
子敬季琰爲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
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

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武帝
卽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
王師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
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
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
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
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
晃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
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

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爲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楊尹時諸令史來問詵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咨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

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餐然未嘗求也歿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翬上以蘆葭輜車引柩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

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
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
逢充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緹脫鞵
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
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
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該通
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
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

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縠巾葛帔至便
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爲
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愠與儉書曰頃日
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
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
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
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
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
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用于懷三十

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
乎之情。峰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
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踈凝。情
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
遭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
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
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
巖罩印。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
靡。叢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

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
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
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
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
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
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畝。
停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崐西百姓。岱表一
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
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權甚矣。然舉世皆

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曾。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屢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儉以爲脫。略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撓所奏。免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帝兵至建

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御史部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

拜後爲司徒右長史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
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
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
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
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
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嘗有
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僞受命
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
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

手得盧矣卽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
侯從弟融聞之與瓌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
聞之嗟驚乃是阿兄郡人顧嵩陸閑並少年未
知名瓌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世以爲知人齊
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文季
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
蹟疑等文季每遷直器物若遷瓌止朝服而已
時集書每兼門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瓌者
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守瓌以既有國秩不

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
卽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戶
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紆臨雍州行部
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紆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
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
嚴故至行乞紆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
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旣
富貴那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
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

侍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
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瓌
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臥疾建
武末屢啓求還吳見許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或
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
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
防疑大司馬王敬則授瓌平東將軍吳郡大守
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兵迎拒於松江聞敬
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人間事平乃還

郡爲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年梁武帝起兵東昏假瓌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宮梁天監元年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瓌有子十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

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天監中爲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瑯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

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奏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若復以禮律爲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胄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尋以爲祕書丞掌集書詔榮四

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語率與到漑周興嗣爲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珣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珣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直壽光省修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

後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荅云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丁所生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盾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歿之日家無遺財唯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邁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箏稷以劉

氏先執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終身
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略起家著作佐郎不
拜父永及嫡母丘相繼殂六年廬于墓側齊永
明中爲豫章王疑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
未嘗被呼名每呼爲劉四張五以貧求爲剡令
略不視事多爲小山遊會山賊唐寓之作亂稷
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主母劉先假葬琅邪黃
山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
事畢隨以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

神坐出告反面如事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
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
永元末爲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尉江
淹出奔稷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
時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
直閣張齊行弒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
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
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以稷爲侍中
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爲散騎常

侍中書令及上卽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
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
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
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
無名稱至于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
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捋其鬚曰張公可畏
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
險達殺君害主業以爲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
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宅以盛暑留幸僕射

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
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
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
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
不同以旌其志旣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
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
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
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
畜聚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爲吳興太守

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
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俟稷者滿水陸
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
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
以身蔽刃先父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
目云充融卷稷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
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唼

唼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唼亭生之因名唼字
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

數百收淚歡然方稚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
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弟淮言氣
不倫唼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
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暕日玄言因爲之筮得節
卦謂唼曰卿後當東入爲郡恐不得終其天年
唼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
也還爲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
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唼
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

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
唵舉義時邵陵王倫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
人陸丘公板授唵征東將軍唵曰天子蒙塵今
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
破義興遣使說唵唵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
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唵唵軍敗乃
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
景將舍之唵曰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
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唵曰吾一門已在鬼錄不

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追贈侍中中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唵弟宰知名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
父略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
正傷無造請時人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
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
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及武陵王紀爲
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左西曹掾種辭以
母老爲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

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爲中從事并爲長葬禮葬訖種方卽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爲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爲宐居左執其爲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

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並荷崇擢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終百心以永元之末人

憂塗炭。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南史列傳卷三十一
南史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